

紧缩还是扩展？美国国际分校的未来

凯尔·朗、梅丽莎·丹弗斯

凯尔·朗 (Kyle Long)：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教育领导
学系访问学者

电子邮件：kylelong@gwu.edu

梅丽莎·丹弗斯 (Melissa Danvers)：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教育项目研究生

电子邮件：mdanvers@gwu.edu

几十年来，经济、政治和学术动机作为互补的“推力”因素，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苏联解体以及国际科学的成熟加速了跨国教育的发展。实际上，寻找新市场、联盟和知识的过程中，分校的繁荣应运而生，美国院校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领军角色。根据跨国教育研究团队 (C-BERT) 的数据，美国是全球 39 个出口国中最大的一个，占全球 333 个国际分校的 30%。然而，国内的政治运动预示着“拉力”因素的出现——孤立主义。美国在全球舞台上领先近一个世纪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希望将国家发展重心转回美国国内。近期一所国际分校的关闭——并非因经济原因，而是出于政治原因——凸显了这一担忧，也让观察人士开始怀疑这是否是矿井中的“金丝雀”。今年早些时候，德州农工大学董事会投票决定关闭该校在卡塔尔的分校，该分校具有 20 年历史且获得全额资助。董事会表示，中东地区日益不稳定是一个关键因素，但分析人士指出，该校在国家文化战争中的政治压力不断增加，并提出是否会有其他学校跟随其后。

美国在全球国际分校领域的领先地位使得德州农工大学的案例成为审视这一现象未来发展中的一个关键切入点。批评者已预言国

际分校将面临灭亡已近十年，但关于它们集体死亡报道却被大大夸大。国际分校提供的是一种教育框架、方法和标准，将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特色带给另一个国家的学生，这一服务始终存在市场。然而，现如今我们看到美国的国际分校正处在孤立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拉锯战中。因此，我们预计美国的国际分校将继续经历间歇性的关闭与开设，直到美国选民决定是退出世界还是继续与世界互动。与此同时，跨国教育的新兴市场与创新将值得关注。

拉力因素：政治

促使美国国际分校撤回本土的主要力量来自政治右派。政治左派也对这些分校存在异议，认为它们是新帝国主义的前哨，维护着全球权力结构。然而，“让美国再次伟大” (MAGA) 运动更加强烈地关注限制高等教育，担心其受到不良外部势力的影响。在特朗普政府期间，教育部曾调查 19 所大学，包括德州农工大学，原因是这些学校未能遵守要求报告外国捐赠的法律。拜登政府期间，右翼对大学外资关系的审查通过保守的州政府和智库持续进行，并与支持以色列的立场相交织。2023 年底，一个支持以色列的保守团体声称，卡塔尔基金会为德州农工大学在

卡塔尔分校的支持，使该海湾国家对联邦资助的研究产生了不当影响，构成了国家安全风险。几个月后，大学董事会决定关闭卡塔尔分校。

德州农工大学卡塔尔分校的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但并非个别现象。这些事件共同揭示了当前环境中，尤其是立法机构和州长办公室由孤立主义者主导的州，国际合作项目面临的政治雷区。在这种背景下，维持跨国伙伴关系如今需要通过昂贵且长期的游说，集中培养州内政治和舆论领袖。考虑到这些日益增加的挑战以及特朗普政府可能再次执政的可能性——这将进一步鼓励孤立主义者——采取收缩策略的决策可能证明是明智之举。

推动因素：经济

推动更多美国大学在海外设立分校的力量主要来自既有的经济秩序和传统的高等教育商业模式。美国的大学仍在全球排名中居于领先地位，而且随着后疫情时期美国作为国际学生主要目的地的复苏，表明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依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与此同时，国际分校的新市场继续开放。印度、希腊和沙特阿拉伯都已通过最近的立法，允许设立国际分校。菲律宾可能也会很快跟进。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话语中有一些重要声音认为国际分校对国家安全、文化和身份构成威胁。因此，一些地区出现了繁琐的限制，抑制了立即的增长。例如，在印度，只有两所澳大利亚大学，即迪肯大学（Deakin University）和卧龙岗大学（University of Wollongong），迄今为止开设了分校。

只要公共补贴较低且全球需求较高，北美高等教育机构就会继续向海外扩展。事实

上，最近的新闻报道确认，美国的大学仍在积极寻求开设新的海外分校。例如，贝勒医学院（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已同意在阿联酋建立一所医学院；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计划在沙特阿拉伯设立一个校区；乔治城大学正在考虑在印度尼西亚开设分校；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长期以来在东京稳固运行，正在京都增设第二个日本校区。尽管我们不应期待佛罗里达州或德克萨斯州的公立大学在短期内扩展到海外，但其他州的大学正在展示如何在充满挑战的环境中寻找创新机会。例如，亚利桑那大学（University of Arizona）的微型校区为合作院校提供现场学位课程，可能会在印度等新兴市场扩展，印度特别对美国教育表现出浓厚兴趣。印度最近已超越中国，成为向美国派遣学生最多的国家，微型校区比法律限制下的完整国际分校更能高效地接触到这些学生。与此相对，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有其独特的模式，其盈利子公司辛塔纳教育（Cintana Education）为独立院校提供全面的课程支持，帮助它们更迅速地启动。这一模式帮助基辅的美国大学即便在战争期间也能顺利开设。

展望未来

复兴的孤立主义打破了经济与政治目标之间原本互补的关系，将这两股现在对立的力量直接推向冲突：新自由主义推动教育机构寻找新市场，而孤立主义情绪则将它们拉回本土。在这一敏感的政治环境中，尤其是公立院校必须为新的挑战做好准备，这些挑战使得维持全球高等教育合作关系变得更加艰难。与此同时，高等教育领域可能会同时经历增长与颠覆。由于每个国际分校的开设

或关闭不太可能代表一个更广泛的趋势，因 的视角，延伸至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
此，观察者在寻找线索时应采取宽广且长远